

邵阳诗韵

徽城唱和播诗风(一)

刘宝田

—

徽州,绥宁古称。始自唐贞观十一年(637),至北宋元丰四年(1081)改蒞竹县。北宋崇宁二年(1103)改绥宁县,取“绥之以宁”之意。其间,县治均设徽州,亦称徽城,即今之寨市镇。明嘉靖高应冕定“绥宁八景”,以及后人增补至十二景,皆位于寨市镇郊,而非今之绥宁县城长铺镇。吟咏寨市的古诗,除前面赏析的许多以十二景点为题的单个景点之外,更有多到至今无法完全统计以“徽城”名题的其他篇什。2010年,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国家文物局授予了寨市“中国历史文化名镇”称号。

清咸丰六年(1856),武冈人李澍任绥宁训导,同治二年(1863)再任绥宁训导。其间有组诗《徽城晚眺四首》。其一云:“日落海云燃,丹砂驻远天。人家红树里,楼阁紫山巅。波卧虹桥影,钟摇虎寺烟。牧童牛背稳,横笛过前川。”一幅浩瀚的落霞云烟图。红树紫阁,明烂艳丽。虹桥虹卧,寺烟摇曳着钟鸣。牛背牧童,悠悠然吹着归笛,自由自在越河回村,宁静而幽远。

其二云:“前川多故垒,劫火运重更。杨柳踏三径,芙蓉淡一城。老渔归获港,晚炊上松棚。数点鸦飞处,新营与旧营。”由远而近,见当年兵戈营垒,描绘小城劫后重生面貌,呼应前一首的宁静和平境界,提醒人们铭记战乱,珍惜今日安定从容的生活。

其三云:“营接山之麓,疏烟界晚青。荒凉屯雾脚,翥瞰下霜翎。木叶搏风啸,秋声隔树听。人归苍霭里,手把碧云苓。”点明时序已秋。暮色四合,视觉模糊。翥,眼睛昏花,此指夜色已起,看不清晰。人在暮色里归来,手里可以握住一朵朵暮云。苓,本为茯苓,此处应为比拟浓得成团成朵的夜色、暮雾。

其四云:“笑我烟霞癖,将山作画临。秃毫驹影掷,华发鬓霜侵。苦蓼抱秋味,焦桐熟管音。姮娥慰岑寂,弄影助清吟。”衙斋清闲,夜来无事,临山作画。驹影,日影。一支秃毫,吟诗作画,日月虚抛,已满头华发。且抚琴弹曲,倩姮娥(即嫦娥)起舞,慰我岑寂,助我清吟。焦桐,琴。人生如秋蓼苦辣,且作画、抚琴、吟诗,聊以自娱耳。抒发了一种人生的无奈与旷达。无奈寓于旷达,旷达包涵无奈。人们,常常处于这种无奈而旷达之中。

二

清同治四年(1865),邵阳士子龚琴任浏阳训导归来,被绥宁知县方传质聘为幕友,佐理全县文书、刑名、钱谷。龚琴读李澍《徽城晚眺四首》,即步韵而和。

“一城如斗大,薄暮极秋天。雁齿横江润,鸦声噪树巅。樵归枫岭路,人语空棚烟。满目皆图画,依稀入辋川。”这是一幅徽城秋日黄昏和平宁静的画图。小小城中,小桥横涧,归鸭喧树,樵子下山,空棚人语,简直是王维

当年辋川一样的情景。雁齿,排列整齐之物。此指跨涧之桥上的阶梯排列整齐。人在画中,心处幽淡,安定平和。此其一。

其二云:“落日淡空际,浮云几变更。四山多古木,一水抱孤城。屋剝瓜为架,墙低树作棚。红羊一劫后,惨淡费经营。”亦是一幅小城风俗画。在古木环抱的孤城,傍晚时分云霞变幻。废墟的屋墙成了瓜架,静静躺卧树荫之下。灾难以后,要费尽心机,惨淡经营呵。剝,折伤,毁坏。红羊劫,指国难。古人认为丙午、丁未是国家发生灾难的年份。丙、丁皆属火,色赤,而未属羊,故称红羊劫。红羊劫应指当时的混乱局面下,这里遭到劫难。

其三曰:“远树连云碧,炊烟隔浦青。牧羊下山脚,翔燕戢归翎。客况凉秋如许,秋声最怕听。美人真迟暮,感慨赋隰苓。”暮色似乎更浓了。牛羊已下山脚,归燕已经敛翎。戢,收敛。隰苓,出自《诗经·简兮》:“山有榛,隰有苓。”客逢凉秋,怀才不遇,有美人迟暮之悲伤。

其四云:“莲斋空寂寞,日暮且登临。诗思逢秋瘦,年华带病侵。重来寻旧梦,谁与话知音?流水高山意,悠然独自吟。”莲斋,本指高官幕府,此指自己的幕友。年已秋,日已暮,人已老,病已侵,斋亦寂,心不宁。致仕归来,又被人聘,孤寂难耐,薄暮登临。独自沉吟,一腔无奈,似暮色难收。由心外境归结到心中情,烟雾弥漫,愁绪难奈。

思想者营地

枯骨自赞

刘立新

袁枚《续子不语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——

一位姓杨的先生住在寺里,白天总是听到阶下有喃喃之人语,叫其他人来听,也都听到了,“疑有鬼诉冤”,让寺里的和尚来挖。在五尺深的地方挖出一朽棺,中藏枯骨一具,此外并无他物,乃仍旧掩埋。不一会儿,又听到地下人语喃喃。便请来一位德行甚高能通鬼语的禅师来听。这位禅师“偃偻于地,良久,诩曰:‘不必睬他。此鬼前世作大官,好人奉承。死后无人奉承,故时时在棺材中,自称自赞耳。’众人大笑而散,土中声亦渐渐微矣”。

很少有人喜欢听坏话,就是历史上最能听坏话的唐太宗,也曾发怒要杀“田舍汉”魏征。据说,一位老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,整天闷闷不乐,脾气也很坏,稍不如意就骂人、摔东西,搞得全家不得安

宁。后来他夫人想了个主意,她找到原来为首长服务的人员,要他们每天给首长打电话,汇报工作。果不其然,没过多久,首长又恢复了原来的自尊与威仪,心情自然好了,整天乐呵呵的,精神抖擞。首长似乎又成了原来的首长。

有一次,我在一个养猪场参观,刚进猪场大门,便从猪圈里飘来悠扬的乐曲。我不解地问:猪圈里放音乐干什么?猪场老板解释说,猪听了音乐会心情愉悦,催膘助长。猪有没有“心情”,我不清楚,但催膘助长却是真的,听音乐的猪比没听音乐的猪长速要增加10%以上!我只是在想,不仅人喜欢听好话,猪也喜欢听“好话”。

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,就好比糖好吃,但吃多了糖,容易生虫牙。好话听多了,容易飘飘然、昏昏然、枉枉然。

煮酒论史

探秘杨修之死

彭利文

说起三国大才子杨修之死,最深入人心的观点是,曹操忌惮他的才华,处心积虑地杀了他。这自是古典名著《三国演义》的说法,所谓“身死因才误,非关欲退兵”是也。但是,历史的复杂性极易掩盖事实的真相,对于杨修之死的真正原因,自古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。

罗贯中在小说里对杨修的出类拔萃如泼墨般的描写,并非虚构。事实上,杨修确是才思敏捷、聪明绝顶之人,而且低调内敛,绝非小说所呈现的那般聪明外露,喜欢炫耀才华。《三国志》对杨修的评价是“谦恭才博”。刘义庆所著《世说新语》中“捷悟”条有七则故事,杨修独占其四。连曹操都感叹:“我才不及卿,乃觉三十里。”行军途中,路遇谜题,杨修顷刻间便能悟得答案,聪明如曹丞相者,竟然要多思考三十里地。

杨修有才,似乎不存在疑义。那么,曹操是否“忌才”呢?

曹操是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。为了发展曹魏势力,一统天下,他一贯推行“唯才是举”的用人政策。公元210年至217年期间,曹操先后下了三次“求贤令”,竭力网罗人才,当时文人代表“建安七子”,除孔融外皆为其所用。从曹操一生的言行看,完全当得起“丞相肚里能撑船”的美誉。他既有容纳降将降臣的格局,更有烧毁大臣与袁绍来往书信的器宇,像张绣和贾诩这种杀他长子曹昂、侄子曹爱民、心腹爱将典韦的仇敌,他都能摒弃前嫌,放下仇恨,一并收入帐下,量才任用。

由此可见,说曹操因为“忌才”而加罪杨修,或者说,杨修“身死因才误”,与事实不符,于情理不通。

杨修之死,见于史册有据可查的说法,是裴松之在《三国志》的注解中所说:“公(曹操)以修(杨修)前后泄露言教,交关诸侯,乃收杀之。”然而,泄露机密,结交诸侯,这种事情说大也大,说小也小。那个年代,武将和谋士交关诸侯者不乏其人,丁仪、丁廙、司马懿、陈群等人都参与了曹丕和曹植立储之争,何以独独杨修追责被杀?这就不能不令人

疑窦丛生,煞费思量了。

在历史迷雾中探究真相,宋代史家吕祖谦的方法“观史如身在其中”,或可一用。如果代入曹操当时的情景之中,也许能够窥探出些许杨修之死的蛛丝马迹。三国时期,摆在曹操面前最大的时代主题是如何统一天下,结束乱世,重建稳定的政治秩序。众所周知,东汉王朝是由皇帝、外戚、太监、地方军阀、世家大族五支力量相互制衡,才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。进入三国乱世,外戚和太监被董卓清洗一空,皇帝被迫四处流浪,皇家权威一落千丈;于是,只剩下地方军阀和世家大族两支力量。这就好比两条腿的桌子,总也稳定不了。作为实力最强的地方军阀,曹操的做法是挟天子以令诸侯,对外武力剿灭地方割据势力,对内打压世家大族。而杨修出身的弘农杨氏正是名门大族,他的高祖杨震、曾祖杨秉、祖父杨赐、父亲杨彪历任司空、司徒、太尉三公之位,与当时“四世三公”的汝南袁氏家族并驾齐驱,声名显赫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这两个世家大族还是联姻,杨修正是联姻最为关键的纽带,他既是杨彪嫡子,又是袁术的外孙。对于这样一个身份特殊,颇“有才策”(曹操语)的世家子弟,不能不引起曹操的特别警觉。曹操曾为打压杨氏家族,一度将杨修的父亲杨彪收入监牢,只是投鼠忌器,担心因此堵塞人才归心之路,才没有对杨彪动手。之后,杨修在为曹植争储斗争中的各种表现,又让曹操心生厌恶和不满。后来,曹丕被立为太子,为曹魏政权平稳过渡计,作为高明的政治家,曹操就必须帮助曹丕清除曹植背后的势力。至此,作为曹植的死党和高参,作为在背后鼎力扶持曹植上位的世界大族的代表人物,杨修之死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。果然,曹操在自己临死之前,随便找了个扰乱军心的由头杀了杨修。

其实,以杨修的聪慧智敏,他当然清楚曹植争储一旦落败,自己必然难逃一死。死前,杨修无比感叹地说:“我固自以死之晚也。”(彭利文,任职于洞口县人民医院)

晨晖

雷洪波 摄

品茗谈文

李清照与朱淑真的咏梅诗

——历代咏梅诗漫谈之七

张先军

宋代李清照是咏梅的大家,现存35首咏花词中,其中写梅达13次之多。如《渔家傲》:“雪里已知春信至,寒梅点缀琼枝腻,香脸半开娇旖旎。当庭际,玉人浴出新妆洗。造化可能偏有意,故教明月玲珑地。共赏金尊沈绿蚁,莫辞醉,此花不与群花比。”然咏梅的诗作却鲜见,只有一首《偶成》。虽未注明所咏为梅花,但据易安居士对梅之喜爱,我们大略可以判断所咏为“梅花”。

诗曰:“十五年前花月底,相从曾赋赏花诗。今看花月浑相似,安得情怀似往时!”李清照另有《清平乐》词一首,可以看作是对此诗的注解:“年年雪里,常插梅花醉。按尽梅花无好意,赢得满衣清泪。今年海角天涯,萧萧两鬓生华。看取晚来风势,故应难看梅花。”这首词写观赏梅花,感物是人非,岁月沧桑,正与《偶成》看花之感如出一辙。十五年前看花是与丈夫赵明诚恩爱伉俪,相从赋诗;而今看花物是人非,心境已大为不同。今昔对比,正见沧桑之感。

我们知道,李清照的人生以宋室南渡为界,可分前后两期。前期的李清照是生活幸福美满、无忧无虑的官宦少妇,以写诗、宴游为乐事,是那个

“常记溪亭日暮,沉醉不知归路”(《如梦令》)的悠闲浪漫的闺中女子,此时多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。而后期北宋灭亡,她逃亡南下,饱受颠沛流离之苦,感国家破灭、丈夫病亡,是“寻寻觅觅、凄凄惨惨戚戚”(《声声慢》)人比黄花瘦的孤凄憔悴形象,此时主要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,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。这一首咏梅之作,更多的是国破家亡的沉痛感喟。咏梅赋予国破家亡的兴亡之由、今昔之感,自杜甫的《江梅》始,经苏轼、陆游、李清照等人的吟咏,至明清之际蔚然成为咏梅审美意蕴的又一分支。

朱淑真咏梅给我们呈现出另一道风景。朱淑真(约1131—约1180),又作朱淑珍、朱淑贞,号幽栖居士,南宋著名女词人,约生活于南宋高宗、孝宗时期,是唐宋以来留存作品最丰盛的女作家之一。生于仕宦之家,小时家境富足,天生丽质,受过良好教育,通音律、能绘画,是宋朝仅次于李清照的女词人。丈夫是文法小吏,因志趣不合,夫妻不和睦,最终因抑郁早逝,终年不到50岁,墓在杭州青芝坞。又传淑真去世后,父母将其生前文稿付之一炬。其余生平

不可考,素无定论。有《断肠诗集》《断肠词》传世,是劫后余篇。

朱淑真是历代女诗人中咏梅诗作较多的,大致与吕碧城相当。她的咏梅诗写得清新自然,多是自己的闺中生活和情思,如“病起眼前俱不喜,可人唯有一枝梅”“的皪江梅浅浅春,小窗相对自清新”“惟有梅花无限意,对人先放一枝春”等等。她的《探梅》一诗写得很有生活情趣,表现了封建礼教压抑下中国女子那种活泼率真的自然人性。

诗曰:“温温天气似春和,试探寒梅已满坡。笑折一枝插云鬓,问人潇洒似谁么?”这首诗里,诗人写在一个风和日暖的春日去踏春,看到满山坡的梅花烂漫可爱,心情非常愉快,折下一枝梅花插在云鬓里,问:有谁能像我这么潇洒么?诗歌写得清新自然,充满生活情趣,一个天真烂漫活泼率真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。这在中国女性文化里是非常可贵的,是一种非常淳朴自然的人性的流露,这大概只有李清照前期的作品可以比拟。

(张先军,邵阳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、邵阳市诗词协会主席)